

楚文化觅踪

河南省考古学会

河南省博物馆 编

河南省文物研究所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楚文化觅踪

河南省考古学会

河南省博物馆 编

河南省文物研究所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为多人的研究成果，书中运用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，对楚文化的形成、传流以及在河南境内的特点和分期；对楚国的铜器、帛画、服饰以及埋葬习俗；对楚国国家的形成、疆域的开拓和演变以及大族世系；对楚国经济的发展、军功赐爵制与土地占有制的演变、楚晋齐三国县制的比较以及楚国与胡国的关系等问题，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详细的阐述。可供高等院校历史系师生和其他考古学、历史学工作者、爱好者研读。

楚 文 化 觅 踪

河南省考古学会
河南省博物馆编
河南省文物研究所

责任编辑 穆易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
郑州市中牟印刷厂印刷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375印张 160千字

1980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500册

统一书号11219·51 定价1.85元

前 言

楚文化研究是近些年来才真正开始的，湖北、湖南、安徽、河南四省联合成立了楚文化研究会，河南省考古学会也成立了楚文化研究会，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参加了楚文化的研究，举行了多次学术讨论会，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论文集，这说明楚文化研究确实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。《楚文化觅踪》一书是一九八三年河南省楚文化研究会信阳会议的论文集，其中有的文章在收入此书时又经过作者的修改。

楚文化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。狭义的楚文化是着重指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；广义的楚文化应包括科学技术和物质文化。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楚文化是广义性质的楚文化。

研究楚文化，还有一个概念也需要很好地斟酌，即所谓楚文化是指楚族文化还是楚国文化，这个概念如果不清楚，就会导致研究工作上的混乱。假若指的是楚族文化，就应该包括楚建国以前的文化。楚建国后的文化，却不纯粹是楚族文化。因为楚建国历时八百余年，吞并了几十个国家和部族，不仅在血统上混杂，而且在文化上也必然融合。假若楚文化指的是楚国文化，那么就不包括楚建国以前的楚族文化。从学术界研究的趋势看，实际上把楚文化视为以楚族为主体的

2748/24

楚国文化。但是在楚文化探源问题上，不少同志则是以楚族文化为基点的。究竟纯粹的楚文化是什么样的面貌，还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，否则基点错了，探源也必然要走偏方向。

楚建国八百余年，它的文化应该分阶段研究，早期、中期、晚期要区分开，特别是要寻踪求源，必须把早期楚文化的面貌弄清楚，关于这一点目前学术界研究得还很不够，有待进一步探索。

在楚文化研究中，还有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：第一，研究楚的族源时，一般都依据古史文献，认为楚族的远祖颛顼、祝融居住在中原地区。但是在夏商之际楚族的情况却不甚清楚。楚族究竟是否发迹于中原，还需要继续查找证据。第二，要研究楚族物质文化的渊源。这个问题如果弄清楚了，对研究楚的族源是有帮助的。目前能作为楚的祖族文化看待的，有龙山文化、屈家岭文化、螺蛳山文化、大溪文化和仰韶文化。但究竟是哪一种文化，学术界还在争论不休。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强调：一是必须首先确定典型的楚文化，有了基点才便于追根溯源；另一个是在夏商历史阶段，应该先找到楚文化的脉络，再向上追溯也许会更省力些。第三，楚何时出现了阶级？何时建国，第一个国都在哪里？楚都丹阳究竟是在河南还是在湖北？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认识。第四，关于青铜器、木漆器等许多珍品，在早期楚文化中发现的不多，其技术工艺及来龙去脉就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。第五，楚文化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，诸如楚墓分期、楚人服饰、文化传流，以及楚史上的一些问题，都是主要研究课题。以

上几个方面，在《楚文化觅踪》一书中都进行了探讨，尽管还不能作最后的结论，但也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

楚国曾一度是南方大国，先后吞并了几十个国家，极盛时疆域“半天下”。饮马黄河，问鼎东周，争霸中原，确是显赫一时的强国。因此，在研究楚文化的同时，还应该对楚史进行全面研究，两者既有区别，但又不可分割，相辅相成，才能使研究深入。近些年来，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亲密合作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，今后还应该继续下去，再上一层楼，以期取得更大的成果。

许 顺 湛

1985. 7. 26

目 录

- 前言.....许顺湛 (1)
- 再论楚文化的传流.....李学勤 (1)
- 试论楚文化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.....马世之 (13)
- 楚国春秋早期铜礼器简论.....刘彬徽 (30)
- 战国晚期楚国的埋葬习俗.....曹桂岑 (35)
- 楚人服饰考.....裴明相 (46)
- 河南境内楚文化的特点和分期.....李绍连 (54)
- 信阳地区楚文化发展序列.....欧潭生 (70)
- 淮阳马鞍冢墓主考略.....张志华 骆崇礼 (90)
- 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帛画的命名及其它.....王建中 (97)
- 春秋以前的楚族与楚国.....李玉洁 (113)
- 试论楚国国家的形成.....王光镐 (126)
- 楚国疆域的开拓和演变.....何光岳 (151)
- 楚国斗、成、遂、屈四族先世考.....张君 (175)
- 从《天问》看商楚文化的关系.....郑慧生 (187)
- 胡国史迹初探
- 兼论胡国与楚国的关系.....蔡运章 (200)
- 春秋楚、晋、齐三国县制的比较.....顾久幸 (215)

春秋时期楚国的经济发展

——兼论我国历史上开发南方

- 的第一个高潮……………黄崇岳 徐兆仁 (230)
- 楚国赐爵制与土地占有制演变问题管窥……………张 诚 (259)
- 河南在楚文化研究中的地位……………汤漳平 (271)
- 楚国的军事重镇——上蔡……………高景熙 (286)

再论楚文化的传流

李学勤

所谓“楚文化”，包含的意义可有不同，有考古学意义上的楚文化，也有文化史意义上的楚文化。近年来我写了两篇文章，根据新出土的帛书竹简，讨论楚文化的传流问题，重点在于学术思想上的传流。这两篇，一篇是《新出简帛与楚文化》，收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《楚文化新探》，另一篇是《马王堆帛书与〈鶡冠子〉》，刊于《江汉考古》一九八三年第二期。两文所述，尚未能勾画出晚周秦汉间楚文化传流的概貌。本文试从几个侧面作一补充。

战国中晚期，天下的重归统一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。周天子虽然灭亡，但诸侯的互相兼并，为统一准备了前提。楚国灭国最多，疆域广阔，事实上已统一了东南半壁，在秦灭六国前，影响最为深远。因此，楚文化的影响所及也非常广泛，灭越以后的楚文化范围，已从长江中游扩展到下游以至淮泗地区，甚至影响到南海。

秦朝统治的十几年，采取了以秦的思想文化为本的政策，对楚的思想学术无疑是严重的打击遏抑，但楚文化的传流并未由此断绝。在《新出简帛与楚文化》一文中，我们曾

举秦简《语书》所记楚人乡俗未改为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纵横家有《秦零陵令信》一篇，云“难秦相李斯”。《文选·吴都赋》注引“秦零陵令信上书”，有“荆轲挟匕首，卒刺陛下”之语，当即《汉书》的《秦零陵令信》佚文^①。由此可知，秦始皇时楚地还有这样的纵横家上书反对李斯的法家观点，这在秦代是很罕见的。事实上，秦代的文化思想仍然是活跃的，并不是只有法家存在。

汉兴以后，惠帝时除《挟书律》，晚周各地的百家思想得以复兴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所载学术传流，多侧重北方，对南方楚地的文化史涉及较少。七十年代考古发现的几批珍贵简帛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环。

一 南方道家的传统

汉初风行一时的黄老道家，过去的学者多以为源于齐学，有人认为与齐稷下一些学者有关。现在由于马王堆帛书的发现，知道齐的道家尚非这一流派的主流，黄老道家的渊源实在楚地。

据《史记》载，老子本为楚地的人，但司马迁所述老子，兼采众说，实有矛盾之处，引起后世许多怀疑。道家著作很少注重历史，有一些牵涉史事之处也多恍惚不实，有时不能用考证的方法来要求。

马王堆帛书中的黄老典籍，与《老子》并行的有《黄帝书》，其思想内容和风格，近于《国语·越语》、《文子》、

《鶡冠子》等书。我们曾经指出，这些都是南方的作品，代表了南方道家一派的传统。

《越语》记范蠡言行，许多术语命题与帛书相类。《黄帝书》已有学者从语言方面分析而判定为战国中叶南方之作，而《越语》较《黄帝书》为朴素，应早于帛书的撰作，其著作年代虽不一定在范蠡生时，也应当是比较接近的，估计成篇于战国前期，当相距不远。

范蠡的话是回答越王勾践的，有所实指，而类似的语句到了《黄帝书》中就成了普遍性的命题，这里只举一个例证。《越语》中勾践向范蠡说：“不谷之国家，蠡之国家也，蠡其图之。”范蠡回答说：“四封之内，百姓之事，时节三乐，不乱民功，不逆天时，五谷睦熟，民乃蕃滋，君臣上下交得其志，蠡不如种也。”这几句话讲的是越国的具体政事，使人民劝事乐业，自认能力不如文种。下面还有一段讲“四封之外，敌国之制，立断之事”的话，认为在这些方面文种则不如自己。在帛书《黄帝书》中有这样一节：“是故为人主者，时握三乐，毋乱民功，毋逆天时。然则五谷溜熟，民乃蕃滋。君臣上下，交得其志，天因而成之。”词句虽与《越语》大部雷同，可是讲的却是人主治道的普遍原则，与范蠡说的很不一样。我们觉得，这只能是《黄帝书》因袭《越语》，把具体的言论普遍化了，而不会是相反。

《越语》还载范蠡对勾践说：“蠡闻之，上帝不考，时反是守，强索者不祥。得时不成，反受其殃。失德灭名，流走死亡。”这段话有韵，“考”、“守”，古幽部韵；“祥”、

“殃”、“亡”，古阳部韵。到了《黄帝书》中，就出现了“圣人不巧，时反是守，忧未爱民，与天同道”的话。“巧”、“守”、“道”，古幽部韵。范蠡讲的是“上帝”，而《黄帝书》说的是“圣人”，也不相同。从“蠡闻之”看，范蠡的话尚有所据，这几句话可能还有更古的渊源。

《文子》一部分已见于定县八角廊竹简，八角廊汉中山王墓是西汉晚期的，所以《汉书》所记刘向父子看到的《文子》当即与竹简相同的本子。简文云平王问文子，而今传本妄改为文子问老子^②，是此书被误解为伪书的原因。“平王”前人已考定当为楚平王，故文子的活动年代和范蠡相近。今本《文子》内容很多，哪些是先秦古籍，哪些是后人博采其他书籍增益，仍待研究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《文子》九篇，云：“老子弟子，与孔子并时。”王充《论衡·自然篇》说：“以孔子为君，颜渊为臣，尚不能谴告，况以老子为君，文子为臣乎？老子、文子，似天地者也。”也说明文子是老子的弟子。今传本窜改原书为文子问老子，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。

有趣的是，传说文子与范蠡有关。北魏李暹作《文子》注，认为文子就是计然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曰：“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，乃用范蠡、计然。”《集解》：“徐广曰：‘计然者，范蠡之师也，名研，故谚曰：‘研、桑心筭。’”駉案：《范子》曰：‘计然者，葵丘濮上人，姓辛氏，字文子，其先晋国亡公子也。尝南游于越，范蠡师事之’。”《索隐》：“计然，韦昭云范蠡师也。”这一说法如果是正确的，《文子》和《越语》之间的联系就容易理解了。

计然是人名，又见于《吴越春秋》和《越绝书》，作“计碗”或“计倪”。蔡谟提出“计然”是范蠡所著书名，司马贞等已加反驳^③。实际上，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已列计然于第四等，说是书名是说不过去的。至于计然是否就是文子，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考证。

《鹞冠子》为楚人所撰，今本可能包括了《汉书》中道家的《鹞冠子》和纵横家的《庞煖》二书。鹞冠子是战国中晚期之间的人，而其书的著成当在战国末或更晚。这我们在《马王堆帛书与〈鹞冠子〉》一文中已论述过了。

综观《文子》、《越语》、《黄帝书》和《鹞冠子》诸书，有许多一脉相承的迹象。尽管其间先后还难于确定，彼此有关系则是无疑的。举一项在思想上有关键意义的词语。《越语》记范蠡云：“尽其阳节，盈吾阴节而夺之。宜为人客，刚强而力疾，阳节不尽，轻而不可取。宜为人主，安徐而重固，阴节不尽，柔而不可迫。”所谓“阳节”、“阴节”是很有特色的术语，在别的流派文献中是找不到的。《文子·道原》和《黄帝书》则称为“雄节”、“雌节”，后者还专有《雌雄节》一章，其意义虽与范蠡的“阴阳节”有些区别，术语的特点却是一致的。唐兰先生还找出不少《黄帝书》同《越语》、《文子》、《鹞冠子》相同的词语及段落^④，读者不妨参看。

雌雄节之说，已有学者指出源于《老子》。从思想上考察，《老子》显然比《文子》、《越语》等书都早一些。这样看来，《老子》五千言恐怕不象近代很多学者猜想的那样晚

出。

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记载：“乐氏之族有乐瑕公、乐臣（一作巨）公，赵且为秦所灭，亡之齐高密。乐臣公善修黄帝、老子之言，显闻于齐，称贤师。”司马迁又说：“乐臣公学黄帝、老子，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，不知其所出。河上丈人教安期生，安期生教毛翕公，毛翕公教乐瑕公，乐瑕公教乐臣公，乐臣公教盖公，盖公教于齐高密、胶西，为曹相国师。”这是北方道家的传流，《老子》河上公注当出于这一系统的学者。我们上面所讨论的，则是南方道家的传统，帛书《德经》在前的《老子》便是这个南方系统的传本。

二 阴阳数术之学

数术之学与阴阳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数术在晚周非常盛行，延至汉代。刘歆《七略》专设《数术略》，与六艺、诸子、诗赋、兵书、方技并列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数术书有一百九十家，二千五百多卷，以家数论，近于全志书籍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
七十年代陆续出土的几批简帛，出土于楚地的如云梦睡虎地秦简、长沙马王堆帛书和竹木简、阜阳双古堆汉简等，都包括相当多的数术书，特别是马王堆帛书中，数术书竟超过半数，不愧是数术书的室藏。一九八三年夏，作者在国外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了题为《论睡虎地秦简与马王堆帛书中的数术书》的论文，这篇论文将在会议论文集中发

表，这里只简要介绍其中的几点结论。

云梦睡虎地秦简属于数术的是甲、乙两种《日书》。古人占候卜筮通称“日者”，故《日书》属于秦法不禁的卜筮之书，具体说来是择日吉凶的数术。

两种《日书》均以建除术冠首，其内容包括秦、楚两国系统的数术。例如建除就有两套，甲种《日书》分称之为“除”和“秦除”，前者即楚的建除术。由此可见，楚的数术在秦人占领后仍继续流行。

马王堆帛书数术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种《阴阳五行》和三种《刑德》。由于帛书尚未整理完毕，这些帛书的名称是暂定的，书中的一些问题要弄清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不过，根据目前的了解，这些帛书有的应归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的数术家的五行类，有的则近于兵书中的兵阴阳类。这几种帛书包括多种数术，尤其重要的是几种附表格的式盘图。式盘古称“天时”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有《羡门式》各二十卷。羡门氏即羡门高，与韩终并称。韩终是秦始皇时的数术家，羡门高的时代也不会晚。几种帛书，特别是秦抄本《篆书阴阳五行》，肯定出于楚人之手，其中有成套的楚官名。这为我们考察楚的数术传统提供了条件。式盘属于数术用具，由于古代科学与数术有某种联系，近年颇受学术界的重视^⑤，有的外国学者也有专文论述^⑥。在较早的文献中，式盘就与用兵有关。《周礼·太史》讲到在大举出师的时候，太史要“抱天时，与太师同车”，这里说的“天时”，据注解即是式盘。帛书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讲述这种式盘的使用

的，可见数术在楚地的流行。

帛书还包括其他与军事有关的数术，如《天文气象杂占》记载了许多所谓瞻云、望日、察气、观景的方术⑦，特别是彗星，已引起科学史界的重视和研究。战国中期的《尉缭子·天官篇》提到：“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，时有彗星出，柄在齐。柄所在胜，不可击。公子心曰：‘彗星何知！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。’明日与齐战，大破之。”可见楚国早有观察彗星以占胜负的数术观点。《尉缭子》其书，由于临沂银雀山竹简本的发现，大家已公认为真，但对作者的时代尚有争议，有的学者认为是梁惠王时人⑧，有的则以为是秦始皇时人⑨。从书中一些术语与《孟子》等相似看，我们是同意前一说的。《天官篇》不赞成数术，反对“刑德”和“天官时日”之说，篇中云：“梁惠王问尉缭子曰：‘黄帝刑德，可以百战百胜，有之乎？’尉缭子对曰：‘刑以伐之，德以守之，非所谓天官时日、阴阳向背也。黄帝者，人事而已矣。’”“天官时日”即刑德的运转、阴阳向背的抉择，均指数术家言，与帛书所载完全是一回事。数术可以说是具体的方面，而数术所蕴含的思想应属于阴阳家，战国时本是盛行的一派。以往研究阴阳家，苦于缺乏依据，一般只知道邹衍五德始终、大九州等很少几个论点，语焉不详，实则邹衍一家著作就有《邹子》四十九篇、《邹子始终》五十六篇之多。现在我们了解了楚人的数术，便可进一步探讨当时的阴阳家思潮及宇宙结构的观念。

三 从《鹞冠子》到《淮南子》

《越语》里范蠡的言论，已经有兵阴阳家的色彩，如他对越王说：“臣闻古之善用兵者，赢缩以为常，四时以为纪，无过天极，究数而止。天道皇皇，日月以为常，明者以为法，微者则是行。阳至而阴，阴至而阳；日困而还，月盈而匡。古之善用兵者，因天地之常，与之俱行。”文中所反映的思想倾向，与《吴孙子兵法》、《齐孙子》、《吴子兵法》、《尉缭子》等显然不同。范蠡以及计然的形象，在晚出的著作中很多都与数术有关，如《越绝书·计倪内经、枕中》等篇。到隋唐著录中，还出现了专论阴阳历数的《文子计然》。这些虽不尽有史实的根据，但从思想的流派来说是有其渊源的。

楚地的黄老道家，在晚周时与阴阳术数进一步密切结合。前面提到的楚国的鹞冠子，其学以黄老为本，而其著作以“阴阳”、“天官”等与“道德”相提并论，就是一个例证。这样的人物到汉初还有，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所载楚贤大夫司马季主可以为证。

以前我们已经谈到，《鹞冠子》成书甚晚，在汉文帝时的长沙，鹞冠子一派道家正在流传。贾谊所作《鹏鸟赋》和马王堆帛书的性质，都说明了这一点。这也就是说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道家传统，在当地继续存在。

《淮南子》是另一个显著例证。大家知道，淮南王刘安继